

THE RELIGIOUS CULTURES SER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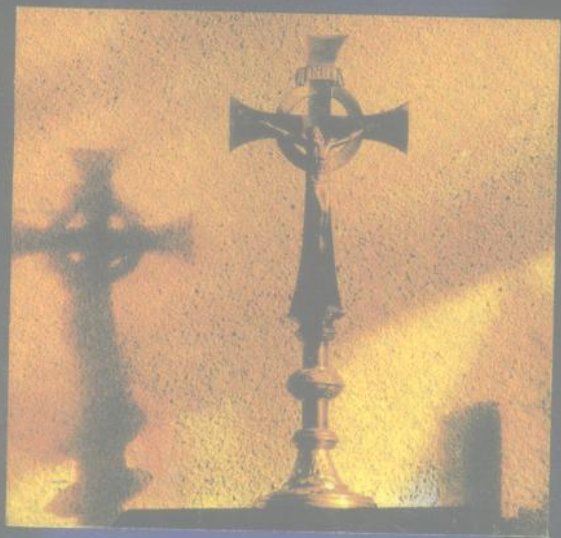
宗教文化丛书

王志远 主编

圣经彙测

文庸 著

今日中国出版社



今日中国出版社

宗教文化叢書

趙樸初題



宗教文化丛书

中国现代文学馆

北京幽州书院哲学部

《宗教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宛耀宾 梁 衡

舒 乙 孟纪青

主 编 王志远

副主编：戴维熊 宋立道

秦惠彬 文 庸

主编助理：李百替 王 煜

本书责任编辑：文 溪

圣经蠡测

文 庸 王云桥 张德禄编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

(原中国建设出版社·北京百万庄路24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外国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1/32 印张 13.25 字数 280 千字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5072-0322-0/Z·77

定价(软精装): 9.1元

野徑蟲測

中石之詩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米白題



丛书总序

宗教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种与特定的时代相联系，具有多种表现形态和丰富内涵的社会性的精神现象和文化现象。“‘同一的’宗教适应着信奉它的各民族的经济发展的阶段而本质地改变了它自己的内容。”（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迄今为止，仍是如此。即使在看似最无宗教传统的中国，它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观念、价值尺度和修养水准，以至成为意识形态的某种材料。宗教不仅是信仰者和研究者的事，而且是涉及几乎所有文化界思想界的普遍性课题。了解宗教、研究宗教已成为当代人文化修养的一部分。

从这种时代的要求出发，我们编辑了这套《宗教文化丛书》。丛书总计百种，将按三大系列介绍宗教文化，其中包括专著系列（国内学者的学术专著）、译著系列（世界著名学者的名著或新作）和普及系列（由专家为非宗教专业读者撰写的融汇最新学术成果的知识读物），希望能做到有助于推动中国宗教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有助于引进世界宗教学的优秀研究成果，有助于使广大读者建立起以学术思想为基础的对宗教的认识。丛书将以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为主，同时介绍儒教、道教、萨满教、神道教以及犹太教等各种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所有编入丛书的作品，都要求有相当的学术功底，或有较高的认识价值，语言表达

力求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融汇贯通。即使宗教研究者可资借鉴，也使对宗教感兴趣的各界学人开卷有益。由于涉猎范围广，著述品种多，出版时间紧迫，审读人手短缺，尽管参加著译的大多是宗教学的博士、硕士或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但挂一漏万、美中不足之处总会有的，尚祈各界方家赐教，以便在再版时校正。为了提高排版质量，本丛书基本采用激光照排，由于这在中国还是新技术，也带来一些诸如缺字、跳空的新问题。尤其要说明的是，丛书所收作品的观点不一定都与主编者一致，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对中国文化建设能尽一家之言，这里便提供了一鸣之地。我们主张“文责自负”，以宽容的襟怀进行学术切磋。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宗教包含了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几乎全部因素。如果从哲学或神学，正统信仰或民间信仰的某一单纯角度去理解宗教或判断宗教的兴衰，都难免会作出片面的结论。只有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从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神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学、美学、民俗学、艺术及人体科学等不同角度）、立体的阐述（兼顾统治阶层信仰、知识阶层信仰和民间下层信仰的差别与联系）以及系统的论证（综合不同学科、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信仰层次、不同文化体系、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变迁与延续，分析宗教的出发点和客观社会效果），才能揭示宗教的真实面貌和实际作用，揭示宗教在人类历史上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宗教文化丛书》正是要在广义文化的前提下，给人们提供各种观察了解宗教的机会。

在诸多角度中，首先是宗教创立者、传播者和信仰者自身的看法，或简称为神学的角度。这是应予尊重和重视的，是从其他角度观察的对象和研究的基础。一个人尽管不必是

宗教信仰者，但生活在社会中，就不免应具备对信仰者的了解甚至理解。这样，在许多方面都可以避免伤害对方的感情，也不至于由于妄加褒贬或主观歪曲而带来无知与浅薄之名。据估计，全世界现有宗教徒超过25亿人，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三以上。与这样多的人们交朋友，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当然，我们绝不是要求每一位作者或读者都膜拜在宗教的脚下，恰恰相反，我们希望每个人掩卷之余都有一番思索，得出一个独立思考后的判断。

其次应提到哲学的角度。哲学是对万事万物的概括与抽象，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理念核心，宗教概莫能外。宗教的内容可以用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等等框架加以标定，便于人们去把握其实质。但这种把握往往要求把握者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和较强的思维能力，无论是普通信仰者还是对宗教有一般兴趣的人都不一定能做到。而哲学却实在是宗教的精神支柱，只不过距离宗教登场表演的前台还很远罢了。古往今来，有多少次前台的戏已唱得不起劲甚或停了下来，但这支柱却不会倒。宗教在学术上的不朽价值，较多地体现为其哲学对于人类思辨能力的深化与提高。不过，发人深省的也还有另一种现象：当哲学贫乏到讲不下去的时候，反倒要求助于宗教。二者常常交替出现，面目甚至是模糊的。

再次应提到文学的角度。文学是把宗教作为思想材料的“自由派”。在文学作品中，宗教既可以成为主导和灵魂（或潜在主题和最终信念），如《神曲》、《复活》、《金瓶梅》、《红楼梦》等等；也可以为讥讽取笑世相而借题发挥，如《西游记》、《十日谈》、《巨人传》等等。不了解宗教就不容易理解这两类文学作品；但如果想从这两类作品去了解宗教，前者多为理想化，后者多为世俗化，与神学或

哲学的宗教又都有一定距离。当然这也正是从文学角度体现宗教或对宗教题材进行再创作的特色。如果触目皆是说教而失去了有血有肉的形象，文学则是失败的；而宗教的根本目的也就随之落空。成功的宗教文学总会以一种活灵活现的甚至长存千古的形象来实现宗教理念原本想要达到的目的；这目的其实并不曾说出来，却会在相当一部分读者内心中被自然地唤醒。

当今比较具有现代色彩的一种角度，是心理学。例如，讲“天堂”、“地狱”，会被有知识的人们斥为“迷信”、“陈腐”。但如果像池田大作在《展望21世纪》中所说的那样：“‘地狱’就是受生命原有的魔性的冲动所支配，处于痛苦最深的状态”，“‘天’是欲望得到满足，充满欢乐的状态”，是否当代人就会接受呢？据说西方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哲人汤恩比给予的高度评价是：“超过迄今西方所进行的任何心理分析。”传教者已变换为这种现代口吻，研究者将如何？对历史上的宗教现象又如何从这一角度分析？都是新课题。

还有不能忘的一点，即从政治学角度去看宗教。这一点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古来即有“神道设教”的治国安邦之策。宗教之于政治也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叫做“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基本能自觉地“巡民教化”。政治与宗教的协调互补，在历史上往往与社会的长治久安相联系。而宗教与政治的对立乃至冲突，则标志着动乱和不安，这种现象也很值得从广义文化的角度去重新探讨。

至于其它方面，如经济学的角度，在僧俗之间，传统的说法往往不知不觉总站在正统的立场上，维护皇权的利益，似乎此时皇权便代表全民。而实际上，宗教经济的存在——

其慈善事业对于社会经济总体的调节补充作用和心理效应，更多地表明了它之所以能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宗教文化在相当程度上与宗教经济的兴衰息息相关。

总之，从任一学科的角度都可以去研究宗教，而任一学科也仅仅揭示了宗教的一个方面。在广义文化的前提下扩大探讨宗教的视野，是一件有利于各种学科展现更全面历史的好事，也是一件有利于民族文化建设的好事。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古老文明的民族，对宗教的探索曾显示了她非凡的理解力和天才的创造力，为人类文化贡献过无数璀璨的瑰宝。当我们整理这份遗产时，沐浴着她的智慧之光，更感到应让她为今天和明天的文化建设献出潜在的宝藏。我想，如果意识到宗教几乎是伴随着人类社会而诞生的，并且不会半途便辞别人类而去；如果意识到宗教必将适应经济发展的阶段而本质地改变自己的内容，并由此建立起一种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则将使我们对宗教的观察和了解更为客观、更为主动、更为冷静、也更为睿智。

王志远

一九八九年九月
于北京幽州书院

宗怀德序

《圣经》是基督教各教派共同的经典，研读《圣经》自然是信徒们的重要课题。《圣经》又是一部人类文化巨著，是世界上译文、版本、发行量最多的书，它不仅记录着犹太民族1000多年的文化史，而且从基督教诞生后近2000年来，它又对世界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所以，研究《圣经》也成为研究人类文化的一门学问。这在西方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门学问在我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时甚至被视为“禁区”。近十余年来，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逐步落实，有些学者开始对《圣经》进行学术研究，出版了一些有关的书籍，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然而，在高兴之余，却又使人感到一种忧虑。某些作者在“攒书”之风的影响下贸然涉足《圣经》研究领域，他们对《圣经》所知甚少，甚至连一遍都没有读完，便仓促执笔，奢谈研究，结果把《圣经》弄得面目全非。这种作品使信徒们读后深感遗憾，非信徒读后则更加深了对《圣经》的误解与偏见。这怎能不让人忧虑呢！文庸教授等学者对这种现象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种社会责任感是可敬的。

《圣经》是一部极其严肃的书，我希望人们也以严肃的态度来研究它。恩格斯曾经指出：“研究构成《新旧约》的各种著作的年代、起源和历史意义等问题，是一门科学。”

《圣经蠡测》一书是文庸教授近十年来对《圣经》教学与研究的成果。他以非信徒为对象，多方位地对《圣经》进行了客观的介绍，这在国内学术界是不多见的。他的研究成果学术性很强，与教徒的虔诚信仰有很大区别，这是我要着重指出的，但我认为他的研究态度是严肃的、方法是科学的。因此，我愿意向对《圣经》感兴趣的读者推荐这本书。

一九九一年十月于北京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

宗怀德主教现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代主任、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代团长。

马爱德序

本书原是文庸教授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专业的学生编写的教材。他的目的是从当代学术研究的角度对《圣经》进行客观的介绍，这在中国学术界是一种崭新的作法，因此被认为是一个重要贡献而受到欢迎。他不仅介绍了《圣经》的成书、版本、影响等，还分卷介绍了它们产生的时代背景、内容、结构和中心思想，并附有圣经故事80篇。他还特别照顾了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教会各自惯用的不同的《圣经》版本，并介绍了《次经》部分。

本书的读者面很广，包括从事宗教、外国文学、民族、统战、外事、翻译的工作者和研究人员，以及大专院校中对《圣经》感兴趣的师生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

愿文庸教授的这本书今后更加完善，愿中国学者在当代圣经研究这个专门领域中作出独创性的贡献。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于北京大学勺园

马爱德博士现任美国旧金山大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PREFACE

Originally the material in this book appeared as a textbook for the students of Professor Wen Yong in the 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His purpose was to introduce the Bibl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 an approach quite new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and therefore welcomed a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He not only presents the formation of the Bibl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biblical books and their influence, but also treat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contents, structure and key ideas of each book. By way of example, he includes eighty stories selected from both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He has taken account of the two different canons used by the Catholic and Protestant churches, and the books called apocrypha have also been presented.

This volume is intended for a wide variety of Chinese readers: scholars of religion and foreign literature, researchers who study the minority peoples, United Front cadres, members of China's foreign

service, translators, university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interested in the Bible, Christians and others who have studied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It is to be hoped that Professor Wen Yong's work may be further advanced by himself and others, and that Chinese scholars may make their own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the highly specialized field of contemporary biblical research.

Edward J. Malatesta, S.S.D.
Director, Institute of Chinese-
Western Cultur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杨周怀序

在我国，公民个人的宗教信仰是受到宪法和法律保护的。特别是近十余年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逐步落实为发展宗教文化、开展国际宗教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促进世界和平事业等提供了保证，使我国的宗教事业出现了令人鼓舞的美好前景。

《圣经》是基督教信仰的依据，同时它对西方文化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要了解基督教、了解西方文化，不可不对《圣经》进行研究。这对我们的改革开放、结合我国国情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是有很大帮助的。文庸教授的《圣经蠡测》向读者介绍了《圣经》的一些基本的、合乎实际的知识，使信仰基督教的人和不信仰基督教的人读后都能从中获得一些有关《圣经》的基本知识，既能增进彼此间的理解，又能使双方在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力量时更加协调。我非常高兴地看到这本书的出版，并希望在我国多出版一些客观、正确的介绍基督教及其高尚伦理道德的书籍，为提高读者的文化知识和道德品质多作贡献。

一九九一年十月
于燕京神学院

杨周怀牧师现任燕京神学院教授、北京市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常委。

自序

如果说，基督教是西方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那么，《圣经》就是这根支柱的柱心。作为基督教的经典，《圣经》是基督教教义、神学、教规、礼仪等的依据。但是，《圣经》并不仅仅是基督教的经典，它还是一部学术巨著，是西方哲学、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历史、地理、社会、民俗等范畴的丰富宝藏。一千多年来，西方各个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学者们，不论他是否基督徒，都经常从《圣经》中汲取创作素材。因此，研究西方文化而对《圣经》一无所知，就很可能走上“盲人骑瞎马”的危途，这决非危言耸听。

据统计，《圣经》是世界上流传最广、出版量最大的书。它共有1400多种文字的版本，其中《新约全书》曾先后被译成1848种语言和方言。目前，全世界约有3亿册《圣经》在各地流通，每年销售量高达1500万册。此外，各种版本的《圣经》诠释、故事等书，更是不计其数。在西方，《圣经》虽非人手一册，至少也是每家都有的。

相比之下，中国人对《圣经》就比较陌生了。尽管基督教传入中国已有数百年之久，致力于《圣经》翻译工作的宣教会、传教士和信徒也颇不乏人，特别是在20世纪前30年中，他们曾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圣经》在中国并未得到普及，《圣经》的真正价值也未被中国学术界所公认。有关介绍《圣经》的书籍，除了教会出版的以解经为目的的几部诠释类的书以外，全面客观地向中国读者介绍《圣经》的中文